

乱

世

书

生

的

天

下

情

怀

林白水 邵飘萍 章士钊 杨度 陈天华 宋教仁 黄侃 刘师培 章太炎 谭嗣同 梁启超 康有为 郭嵩焘 王闿运 龚自珍

大变局与狂书生

王开林◎著



中华书局



乱 世 书 生 的 天 下 情 怀

林 邵 章 杨 陈 宋 黄 刘 章 谭 梁 康 郭 王 龚
白 飘 士 天 教 侃 太 嗣 启 有 嵩 闾 自
水 萍 钊 度 华 仁 侃 炎 同 超 为 焘 运 珍

大变局与狂书生

王开林◎著

K825.4
62

2006



中華書局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变局与狂书生/王开林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 2006

ISBN 7-101-05362-9

I. 大… II. 王… III. 知识分子-生平事迹-中国-近代 IV.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31143 号

-
- | | |
|------|--|
| 书 名 | 大变局与狂书生 |
| 著 者 | 王开林 |
| 责任编辑 | 祝安顺 |
| 出版发行 |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http://www.zhbc.com.cn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 |
| 印 刷 |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|
| 版 次 | 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|
| 规 格 | 开本/630×960 毫米 1/16
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|
| 印 数 | 1—8000 册 |
| 国际书号 | ISBN 7-101-05362-9/K·2397 |
| 定 价 | 26.00 元 |
-

自序：乱世书生自疯狂

龚自珍、王闿运、郭嵩焘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章太炎、刘师培、黄侃、宋教仁、陈天华、杨度、章士钊、邵飘萍、林白水，哪一个不是近二百年来中国文坛、学府、政圈、报界有名有数的重量级人物？他们或危言危行，或狂言狂行，或悖言悖行，其超越轨范的思想、精深邃密的学问、张扬蹈厉的性情和惊世骇俗的举动，不待我多作梳理，毋须我巧为润饰，业已跃然纸上，映于眸子。

乱世、末世河决鱼烂，万千忧患纷至沓来，值此鸡鸣风雨之秋，智勇绝伦者岂肯退避三舍，冷眼旁观，甘心只做神州袖手人？他们毅然以硬肩负重任，以强臂挽危局，力图革新政治，开启民智，捍卫舆论，弘扬学术，培育英才，度化众生。或与时俱进，或与世相忤；或由歧归正，或由正入歧；或杀身，或舍生；或看破红尘，或放浪形骸；或绽出恶之花，或结成善之果。他们傲岸不群，孤行己意，几多挫折，几多困辱，几多无奈，几多烦忧，总是如影随形，使之亢奋、激昂、偏执、郁懣、颓唐、激楚，常陷于半痴迷半癫狂状态，若缺乏这股持续疯狂的劲头，他们又怎能成就各自的绝活？！

1903年夏，由于“苏报案”，章太炎被囚入上海西牢。三年后，他刑满获释，随即东渡日本，投入革命阵营。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上，这位卓犖不羁的大学问家讲过一段近代史上极有名的疯话：“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，不是神经病人，断不能想，就能想也不敢说。说了以

后，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，不是神经病人，断不能百折不回，孤行己意。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，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！……为这缘故，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，也愿诸位同志，人人个个，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。近来有人传说，某某是有神经病，某某也是有神经病，兄弟看来，不怕有神经病，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形的时候，那神经病立刻好了，这才是要不得呢！略高一点的人，富贵利禄的补剂，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，那艰难困苦的毒剂，还是可以治得的。这总是脚跟不稳，不能成就甚么气候。”演讲将毕，他大声疾呼：“（我）要把我的神经病质，传染诸君，传染与四万万！”章太炎所标榜的“神经病”，实际上就是疯狂的劲头，干大事业、做大学问、成大气候的天纵之才谁也少不了这一内燃力的推动。

本书所擢选的十五位文化名人无一不是多情多感之人。他们身处波诡云谲、板荡丘墟的时世，究竟是立言还是事功？是独善还是兼济？是革命还是改良？是务新还是守旧？到底何者为利，何者为弊？何者为得，何者为失？何者为先，何者为后？何者为优，何者为劣？非破即立的抉择总在困扰着他们，并且考验着他们。无论荣辱成败，他们的人生答卷都各有各的精彩，也各有各的破绽，这正是我要特别加以忖度、审视、评点的地方。

龚自珍在写给秦敦夫的信中如是说：“士大夫多瞻仰前辈一日，则胸中长一分丘壑；长一分丘壑，去一分鄙陋。”我们一定能够从名人们身上学到些什么，对此各人自有各人的招法，各人也自有各人的造化。

王开林

2006年9月25日

于长沙梦泽园

目 录

自序：乱世书生自疯狂

龚自珍：文坛飞将

家学渊源与科场打拼 /4

恃才傲物的性情中人 /6

丁香花公案 /8

龚、魏、林的交往 /10

中年谢世与虎父犬子 /11

王闿运：空留高咏满江山

初试牛刀 /16

培植人材 /19

潜心著述 /21

布衣傲王侯 /23

老眼未昏花 /26

不向空门何处消 /28

郭嵩焘：雪拥蓝关

- 临危受命 /33
- 向西方学习 /35
- 惹火烧身 /38
- 宦海浮沉 /39
- 湘军财神 /41
- 功过任人评说 /42

康有为：器识与命运

- 从“狂”到“圣” /47
- 从“进士”到“素王” /50
- 从“失败”到“失败” /52
- 器识决定命运 /57

梁启超：人间已无梁任公

- 成长的历程 /61
- 六大矛盾结合体 /63

谭嗣同：天地雄心

- 七分侠士三分佛子 /78
- 变法：悬崖上的搏斗 /82
- 裸露在狼群之中 /85
- 去留肝胆两昆仑 /88
- 丧钟的回响 /90

章太炎:佯狂未必不丈夫

狂热的民族主义者 /99

视王侯为粪土 /101

千古一人:章疯子 /109

活生生的章太炎 /111

刘师培:越堕落越快活

短暂的一生 /117

仕途路断,反清排满 /118

革命者蜕变为背叛者 /120

免于两劫,执教北大 /123

死后是非 /125

黄侃:八部书外皆狗屁

章门头号大弟子 /129

狂傲孤僻不饶人 /130

六大嗜好 /136

宋教仁:桃源何处寻渔父

性情中人 /144

政党内阁 /146

遇刺身亡 /149

精神未死 /153

陈天华：海魂

敲响警世钟 /158

难酬蹈海亦英雄 /159

回响 /163

杨度：负谤千秋

湖南少年 /168

“旷代逸才” /170

愧对恩师 /179

章士钊：老虎总长

青年时期：译书·办报·不党 /187

中年时期：反袁斗士·老虎总长·文化保守主义者 /190

后半生：律师·热心人·书生 /198

邵飘萍：乱世飘萍

无冕之王 /203

智斗袁世凯 /205

狠批段祺瑞 /208

酷评张作霖 /213

林白水：千秋白水文章

早年行迹 /219

不惜杀身以殉报 /226

龚自珍：
文坛飞将

龚自珍果真具备侠肝义胆吗？“狂来说剑，怨去吹箫”，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可惜豪情壮概都付与流水飘风，虽是极佳曲调，时人和后人却听不分明。弱质书生自古好为大言，连诗仙李白也未能免“俗”，手中无剑，心中无剑，笔下却有剑气如虹，虽与千秋功业无缘无分，能神鹜八极，心游万仞，也不错啊！怕就怕自始至终是一只去了势的瘟猴子，被封建帝王及其可恶的奴才整治得仅剩半口气，还要搓圆喉咙尖喊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”，至死不醒，至死不悟。



案主:龚自珍

籍贯:浙江仁和(今杭州)

属相:鼠

生年:1792年

卒年:1841年

享年:50岁

墓地:不详

父亲:龚丽正

母亲:段驯

配偶:元配段美贞,继配何吉云

出身:进士

好友:魏源、林则徐等

职业:官员

著作:《己亥杂诗》等

经典诗句:1. 我劝天公重抖擞,不拘一格降人才。

2. 避席畏闻文字狱,著书都为稻粱谋。

龚自珍(1792—1841)的《病梅馆记》曾在我心头斧刻下一痕磨灭不去的印象。江、浙两地的文人墨客爱梅成癖，乖悖自然精神，“以曲为美”、“以欹为美”、“以疏为美”，要使病态美的效果臻于极致，他们多有绝招——“斫直、删密、锄正”。于是乎，龚自珍感叹道：“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！”作者同情病梅，更深层的意思则是同情封建时代的士子，从小到大，人人诵读“四书五经”，习染孔仁孟义，写作八股文章；被各种礼数牢牢束缚，像是端午节的粽子。“天地之间，几案之侧，方何必皆中圭？圆何必皆中璧？斜何必皆中弦？直何必皆中墨？”龚自珍用文章诘问仍嫌意犹未尽，还要用诗歌大声疾呼：

九州生气恃风雷，万马齐喑究可哀。

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！

依龚自珍看来，当时举国萧条，人才奇缺，“左无才相，右无才史，阍无才将，庠序无才士，垄无才民，廛无才工，衢无才商，抑巷无才偷，市无才狙，藪泽无才盗”，连鸡鸣狗盗之徒中都缺乏高明特殊的角色，即使偶尔有才士与才民出现，“则百不才督之缚之，以至于戮之”，他们也还是没有活路。这虽是夸张的说法，亦可见各类人才所处的环境何等恶劣，何等凶险。

龚自珍的《己亥杂诗》与《病梅馆记》乃属同一路数的作品，进步则显而易见，由同情病梅转为呼唤强者，由主张归真反璞转而赞成革故鼎新，这正好切合晚清自强自振的时代精神。

我三十岁时接触《龚定庵全集类编》，即对他的作品和身世颇为着迷。这位“具有进步思想的诗文家”，可不是英国小说家弗斯特在《小说面面观》中加以批评的那种“扁平的人物”，他的形象具有足够的立体感和浑圆感，个性的优点和弱点都特别吸引眼球。



龚自珍纪念馆正门

家学渊源与科场打拼

龚自珍出生在杭州的诗礼簪缨之家，母亲段驯是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（代表作为《说文解字注》）的女儿，她爱好诗词，撰有《绿华吟榭诗草》，由于家学渊源，她同样善于“以经说字，以字说经”。这样的文化熏陶，不用讲，龚自珍受惠良多。少年时，他读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，神思恍惚，若有所遇，便自称为“曼倩后身”（东方朔字曼倩），从其骨子里玩世不恭、傲视权门这两

点而言，两人倒是颇有同好。龚自珍十三岁作《水仙花赋》，以水仙花自喻，寄托其脱俗的高雅情怀；他十五岁分韵作诗，十九岁倚声填词，二十三岁作《明良论》四篇，送给外公段玉裁斧正，第二篇中有“士不知耻，为国之大耻”的论断，与明末清初学问家顾炎武在《日知录·廉耻》一则中的论断——“士大夫之无耻，是谓国耻”，乃是一脉相承。龚自珍自诩“少作精严故不磨”，段玉裁也称许这位外孙治经读史之作“风发云逝，有不可一世之概”。段玉裁还欣慰地感慨道：“吾且耄，犹见此才而死，吾不恨矣！”但有一点，段玉裁告诫外孙要“努力为名儒，为名臣，勿愿为名士”，龚自珍却有负于外祖父的殷切期望。一位忧国忧民的诗人，一位针砭时弊的文人，龚自珍任性使气，不拘细行琐德，弄得狂名远播，“屠狗功名，雕龙文卷，岂是平生意”，他成为了百分之百的名士。

吴昌绶的《定庵先生年谱》大体是粗线条的，细节不多。我找来找去，也只找到一条有趣的记载：龚自珍孩提时，只要过了正午，听见柔靡的箫声就会生病，及至成年，仍旧如此，可谓应验如神。谁也弄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缘故。箫、剑是文才武略的两种象征。“剑”象征从军

报国的雄心壮志，“箫”象征忧国忧民的哀怨幽情。这就不奇怪了，在龚自珍的诗词中总是充满了剑气和箫声：“来何汹涌须挥剑，去何缠绵可付箫”；“绝域从军计惘然，东南幽恨满词笺。一箫一剑平生志，负尽狂名十五年”；“气寒西北何人剑，声满东南几处箫”；“按剑因谁怒，寻箫思不堪”；“狂来说剑，怨去吹箫，两样销魂味”；“少年击剑更吹箫，剑气箫心一例消”；“沉思十五年中事，才也纵横，泪也纵横，双负箫心与剑名”。龚自珍常说其前身是一位修道未精的老和尚，莫非老和尚修道未精就听不得箫声？真是咄咄怪事。

在科举考场上，大才子蹭蹬者多，顺遂者少，龚自珍也不例外。尽管文章惊海内，他写作那种“万喙相因”的八股文却并不擅长，若要找寻出路，谋求政治前途，又不得不“疲精神耗日力于无用之学”。龚自珍总共参加了四次乡试，才中举人；参加了五次会试，直到三十八岁那年，才勉强通过春闱，殿试考中三甲第十九名进士，这个成绩够悬的，离落第并不太远。据《龚定庵逸事》载：龚自珍会试时，墨卷落在王植的考房，王植认为该考生立论诡怪，于是边读边笑，忍不住笑出声来，隔房温平叔侍郎听到笑声后，过来检看考卷，他说：“这是浙江卷，考生一定是龚定庵。他生性喜欢骂人，如果你不举荐他，他会骂得很难听，依我看，还是将他圈中为妙。”王植心想，龚自珍文名噪天下，被他骂可不是好受的，除了生前遭人戳脊背，说不定还会遗臭万年，反正取舍予夺之权操持在我手中，这回就成全这位狂生算了。放榜揭晓之日，有人问龚自珍他的房师是谁。龚自珍笑道：“真正稀奇，竟是无名小卒王植。”王植听说后，便一个劲地埋怨温平叔：“按照你的主意我举荐了他，他也考中了进士，我却仍旧免不了挨他的辱骂，我做到这样仁至义尽，他到底还要如何？！”

清代的殿试主要以书法为重，龚自珍的翰墨却马马虎虎，就为这一条，他便跻入不了鼎甲、二甲之列，点不了翰林。龚自珍的官运也平淡无奇，四十六岁在礼部主事（从六品）任上便封了顶，再也没有丝毫升迁的迹象。

恃才傲物的性情中人

龚自珍恃才傲物，自我感觉一贯良好，但他对已经成名的前辈尚算尊重。他在写给秦敦夫的信中说：“士大夫多瞻仰前辈一日，则胸中长一分丘壑；长一分丘壑，去一分鄙陋。”二十六岁时，他把讽世骂人的文章结集为《伧泣亭文》，恭恭敬敬送给当时的著名学者王芑孙过目，说是请教，实则是等着对方极口赞誉。可是事与愿违，王芑孙的批评虽然委婉，却并不客气：“……至于集中伤时之语，骂坐之言，涉目皆是，此大不可也。”又说：“不宜立异自高。凡立异未能有异，自高未能有高于人者。甚至上关朝廷，下及冠盖，口不择言，动与时忤，足下将持是安归乎？足下病一世人乐为乡愿，夫乡愿不可为，怪魁亦不可为也。乡愿犹足以自存，怪魁将何所自处？……窃谓士亦修身慎言，远罪寡过而已，文之佳恶，何关得失，无足深论，此即足下自治性情之说也。惟愿足下循循为庸言之谨，抑其志于东方尚同之学，则养身养德养福之源，皆在乎此。虽马或蹄啮而千里，士或蹶驰而济用，然今足下有父兄在职，家门鼎盛，任重道远，岂宜以蹶驰自命者乎？况读书力行，原不在乎高谈。海内高谈之士，如仲瞿、子居，皆颠沛以死。仆素卑近，未至如仲瞿、子居之惊世骇俗，已不为一世所取，坐老荒江老屋中。足下不可不鉴戒，而又纵心以驾于仲瞿、子居之上乎？”龚自珍原以为将找到一位认同自己的前辈，得到一番赞许，却没想到收获的只是满纸忠告。他年少气盛，暂时还听不进逆耳诤言，一怒之下，把文集撕成碎片。及至三十多岁，龚自珍阅世渐深，《咏史》诗中乃有“避席畏闻文字狱，著书都为稻粱谋”的痛句，少年锐气已挫去三分矣。

龚自珍俯视一世，很少有人能入他的法眼。据况周颐《餐樱庖随笔》记载，他曾嘲笑自己的叔父龚守正文理不通，甚至嘲笑自己的父亲龚丽正也只不过半通而已，可见他是多么自负，多么胆大，多么不讲情面。

有一回，他去拜访身为部长高官（礼部尚书）的叔父龚守正，刚落座，叔侄尚未寒暄数语，阍者就进来通报说，有位小门生到府中求见。

来人新近点了翰林，正春风得意着呢。龚自珍只好捺下话头，暂去耳房回避，外间的交谈倒也听得一清二楚。尚书问门生最近都忙些什么，门生回答道，也没啥要紧的事情好忙，平日只是临摹字帖，在书法上用点工夫。尚书夸道：“这就对啦，朝考无论大小，首要的是字体端庄，墨迹浓厚，点画工稳。若是书法一流，博得功名直如探囊取物！”那位门生正唯唯诺诺恭聆教诲，龚自珍却忍不住在隔壁鼓掌晒笑道：“翰林学问，不过如此！”这话出口，那位门生立刻犯窘，慌忙告辞，尚书则勃然大怒，将龚自珍狠狠地训斥了一番，叔侄间竟为此闹翻了脸。狐狸吃不到葡萄，便说葡萄酸，也很可能认为它格外甜。龚自珍未入翰林，受到的刺激还真不小呢，后来，他干脆让女儿、媳妇、小妾、宠婢都日日临池，而且专练馆阁体。平常，若有人说到翰林如何如何了不起，他就会嗤之以鼻地挖苦道：“如今的翰林，还值得一提吗？我家的女流之辈，没有一人不可入翰林，不凭别的，单凭她们那手馆阁体的毛笔字，就绝对够格！”瞧，他这讽刺牢骚的话说得多滑稽。你称这是狂吧，他也真狂得妙趣横生。

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，到了四十一岁，龚自珍终于为自己小时候不重视书法感到锥心痛悔，他在《跋某帖后》写道：“余不好学书，不得志于今之宦海，蹉跎一生。回忆幼时晴窗弄墨一种光景，何不乞之塾师？早早学此，一生无困厄下僚之叹矣。可胜负负！”

大凡性情中人，喜欢讲怪话，管不住自己的嘴，动辄触犯时忌，在官场中就休想混出多大名堂。龚自珍撰过一副对联：“智周万物而无所思，言满天下而未尝议。”这种证悟法华三昧的话，说说而已，他如何能收狂向禅，臻达化境？龚自珍只好认命，做个诗酒风流的名士感觉也不错嘛，至少比那些削尖脑袋苦苦钻营的禄蠹活得更潇洒更快意。

龚自珍曾在《金缕曲·癸酉秋出都述怀》中大放狂言：“愿得黄金三百万，交尽美人名士，更结尽燕邯侠子！”龚自珍结交当世英彦，可谓朋友遍天下，王昙、汤鹏、张际亮、姚莹、恽敬、孙星衍、赵怀玉、张维屏、阮元、程同文、庄绶甲、李兆洛、刘逢禄、王氏父子（王念孙、王引之）、魏源、林则徐，差不多个个都是重量级、次重量级的国士，有的为平辈之

交，有的为忘年之交。最有趣的是大学者阮元，他晚年退居扬州，不耐烦接见俗子，“人有以鄙事相污，则伪耳聋以避之”，更别说挽留对方共进午餐或晚餐了。龚自珍游扬州，踵门拜访，两人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，阮元吩咐摆家筵款待。扬州士女便做了两句调侃的顺口溜：“阮公耳聋，见龚则聪；阮公俭啬，交龚必阔。”由此可见，当时朝野名流对龚自珍的推重确实非同寻常。

放浪形骸之外的人，身上总难免会有长年改不掉的毛病。龚自珍平日身上不可有钱，有钱即随手而尽，花酒也没少吃，樗蒲之戏（赌博）也没少玩，差不多场场必输。所幸他诗名大，崇拜者不乏其人，借钱给他，似乎还嫌不够客气和义气，有人干脆送钱给他，索性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这位名士的快乐之上。龚自珍嗜赌，多半花别人的钱，得自家的快活，如果真要他破财，他一早就倾家荡产了。

丁香花公案

是真名士自风流，龚自珍最知怜香惜玉。他收藏到一枚汉代美人赵飞燕的玉印，即视为藏室三大宝贝之一，赞不绝口。他见人起屋时用斧斤砍伐桃树、海棠，也不禁大动恻隐之心，立刻从刀下“救得人间薄命花”。他对同时代的美女、才女的呵爱就更不用说了。然而他风流过头，终不免死于花下，代价未免稍高了些。

龚自珍的情敌很不简单，是荣恪郡王绵亿的儿子，姓爱新觉罗，名奕绘，此人在文学上的造诣并不浅，著有《明善堂集》。奕绘受封为贝勒，其妻太清西林春（原为侧室，后扶正）则为福晋。太清本姓顾，是江苏吴门人，才色双绝。奕绘不仅会做官，还特别爱才，家中自然是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四十四岁时，龚自珍任职宗人府主事，是奕绘的下属部员，常去奕绘的府邸交差。贝勒从不把他当作下级看待，而是尊为上宾，随他在府中行走，时或与顾太清诗词唱和。龚自珍《己亥杂诗》中有“一骑传笺朱邸晚，临风递与缟衣人”的诗句，浪漫温馨，即真实写照。久而久之，两人通了情款，合手把一顶绿帽子悄悄地扣在奕